續文獻通考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十七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仙釋考　釋家總紀四

宋

太祖建隆元年十二月詔于揚州城下戰地造寺賜額建隆賜田千頃命僧道明主之　二年詔誕聖節京師及天下命僧升座祝壽爲準　三年詔每歲試童行通蓮經七帙者給祠部牒披剃　開寶三年詔城都造金銀佛經各一藏　四年詔雕佛經一藏　五年禁民爲佛像浮屠　時撿校太師王仁鎬多以俸祿奉佛飯僧每晨誦佛經五卷或至日旰方視事從事劉謙責曰公貴

爲藩侯不能勤恤百姓孜孜奉佛何也仁鎬遜謝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帝製新譯三藏聖教序賜天竺三藏法師　二年止僧科　七年邠國大長公主爲尼號圓明大師又衛國大長公主不嫁人號報慈正覺大師

十一年舒州柯萼遇異僧于萬歲山以杖指松根使萼鑁之得瑞篆文識聖朝國祚無疆萼進石于京師詔藏秘府他日大士降見禁中帝親聞緒言致祭鍾山　是年詔立譯經傳法院于東京如唐故事宰相爲譯經潤文帝製前序　詔普度天下童行爲僧不限常制自即位至是凡度一十七萬餘人　時江東有僧詣闕請修天台壽昌寺且言寺成願焚身以報帝允其請命內侍

衛紹欽往督營繕既訖遷積薪于庭請僧如願僧言欲見至尊面謝紹欽曰昨辭朝日親奉德音不煩致謝僧惴怖偃蹇顧道俗望有救之者紹欽即促令躋薪上火既盛僧欲投下紹欽遣左右以叉抑按而焚之　雍熙二年京城外有僧積薪將自焚帝惡其惑衆令配流極惡處仍毀其所居因謂宰相曰近多請建置佛院屋才十數間輒求名額大抵誑惑閭閻藏隱姦弊耳詔天下寺觀毋得建置　通許鎮都監王賓以俸錢修古寺基掘地丈餘得數石佛及石偈有賓姓名賓異其事以聞詔名其寺爲淳化賜新印經一藏錢二百萬以助之　時太尉沈倫好佛盛夏恣蚊嗜膚冀以徼福　端拱二

年作開寶寺塔藏舍利也高三百六十尺費億萬計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上疏曰衆謂金碧熒煌臣以爲塗膏釁血帝亦不怒　淳化三年終南隱士种放雅不喜浮屠嘗裂佛經製帷帳至是召之不至　時趙普旣卒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爲尼帝不能奪賜長女名志願號智果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圓大師　太尉李崇矩信奉釋氏飯僧至七十萬造像建寺尤多　康定三年詔禁以金餙佛像　鄄城馬應圖知頓丘縣以部多糧沒虜中其子元方削髮爲浮屠求父尸不得帝哀之爲官其兄元吉　帝一日幸相國寺見僧看經問是何經曰仁王經帝曰旣是朕經何在卿手僧無對又幸開

寳寺開僧是何人曰塔主帝曰朕之塔為何卿作主僧無對一日因僧朝見問何處來曰廬山卧雲菴帝曰朕問卧雲深處不朝天為何到此僧無對一日僧入對次曰陛下還記得否帝曰何處相見來曰靈山一别直到如今帝曰以何為驗僧無對京寺回祿藏經悉為煨燼僧欲乞宣賜召對帝曰昔日摩騰不燒今何為燒僧無對帝嘗夢神人報曰請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宣問左右街菩提心如何生發僧無對智叔大師進三界圖帝問朕在何一界中寂無對一日朝罷帝擊鉢問丞相王隨曰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何為在朕手中隨無對

王隨嘗參首山禪師深明大法臨終書偈曰書堂燈已

藏禪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楊億深信佛
法與廣慧禪師酬荅往來有偈曰八角磨盤旋空走金
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
真宗咸平初年製繼聖教序賜天竺三藏朝散大夫試光
祿卿明教大師法賢 大中祥符四年天竺三藏施法
護譯佛吉祥等經二百餘卷參政趙安仁等潤文 五
年詔道釋藏經互相毀者削去王欽若以化胡經不可
削天天禧中王旦將卒以不諫天書爲憾遺令削髮披
緇以葬時禁民棄父母爲僧道又嘗大會道釋千大安
殿凡萬三千餘人又嘗建齋醮親臨賜以緡藥大錢
仁宗天聖四年賜天台教部入藏天竺寺思悟侍者焚軀

緇服國恩　明道二年放度天下二萬僧尼　景祐元
年六月毀譯經僧舍　二年詔選童子五十人習梵學
御製天聖廣燈錄序賜護國將軍節度使駙馬都尉
李遵勗　寶元二年禁以金箔飾佛像　慶曆四年開
寶塔火余靖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宜戒懼以答
天意而聞有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臣恐巧佞之人推
爲靈異再圖營造虛費財貲以奉佛求福非天下之望
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爲火所焚況藉其福以庇民哉七
年初貝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
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貝州卒王則嘗刺福
字於背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至是遂據城

反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文彥博督明鎬討平之 特

周沆知成德軍俗方葉親事佛沆按斥數千人逐其家

許裝知南陵縣民託僧尼為奸者斥還數百人 程

珦知漢州安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譁言佛光現觀者

相騰踐珦安坐不動頃之自定 程顥為鄠縣主簿有

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顥戒曰俟取其首就觀之其光乃

止 劉初知邕州有死水僧舍石佛自動晝夜不息人

甚懼初舁像投江中

英宗治平三年詔民間私造寺院屋宇至三千間者可賜

額曰壽聖悉存之

神宗熙寧元年始鬻僧道度牒時歲饑河決知諫院錢公

補建議也　四年詔同天節皆度僧尼　五年王安石
奏施金陵舊宅為寺請真淨克文住持賜額保寧　元
豐元年二月慈聖光獻太后崩會京城十座法師于慶壽
殿齋僧賜紫服師名　制革相國寺六十四院為二禪
八律　詔宗本禪師住惠林小引對于延和殿問法　四
年京師創法雲寺成
哲宗元祐元年詔革大洪山靈峰寺為禪院　元祐末司
馬光將卒遺命治喪不用浮屠且述唐李丹之言曰天
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家因
遵其令呂大防權知開封府有僧誑民取財因訟至庭
下驗治得情命抱獄具即其所杖之他挾奸者皆遁去

候仲良二程甥也人欲館仲良者仲良見其家壁垂佛像凡積佛書即去之

李及之知潤州園中菜悉開蓮花仍各有一佛坐花中形如雕刻此花草之變怪也

徽宗大觀三年停給僧尼度牒　政和三年嘉州巡捕官奏本部路傍有大古樹因風摧折中有一僧禪定鬢髮被體指爪遶身帝降旨舁至京命西天總持三藏以金磬出其定遂問何代像曰我乃東林遠法師之弟名慧持因遊峨嵋入定於樹遠法師無恙否藏曰遠法師晉人也化去七百年矣持不復語藏問師既至此欲歸何所持曰陳留縣復入定帝製三偈命繪像頒行偈曰

七百年來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生死河沙未作皮截也千聖亦藏身天下無藏道可想肯路佳用休擬論個中不是召趙人有情身不是無情役也人人定乘身曾得菩提本無樹不須辛苦問盧能
時又有吳興民邵宗益剖梓得羅漢像歸于慈感寺後至建炎間憲使楊應誠傳玩躍入千溪漁人再獲乃建閣以藏之　四年詔佛果禪師克勤住京師天寧　賜永道法師號賓覺住左街香積寺　宣和元年正月帝從林靈素言詔稱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稱德士行稱德童而冠服之但道冠有徽德冠無徽又以寺為宮院為觀尋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仍禁銅鈸塔像下書詔便令天下德士逐出本寺不令將帶衣鉢財物而使道士安心住持時永道法師上疏極諫帝大

怒付刑部獄黥春陵　二年復僧寺額又復德士爲僧
高宗建炎三年金粘沒喝陷天長軍帝已渡鎮江而汪伯
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　紹興八年詔
諸軍州建報恩光孝寺奉徽宗香火　十三年停給僧牒
先是臨安府乞度牒修觀音殿帝不許特給錢五千緡
曰朕觀人主欲消除釋老或毀其徒皆不適中往而之
熾今不放度牒可以漸消而吾道盛矣至是命停給雖
特旨亦令執奏　二十年上謂大臣曰緣不度僧常住
多有絕產令戶部撥以贍學　是年皇太后韋氏建崇
先顯孝禪寺于杭之高亭山　二十五年詔收諸路給
餘僧牒上曰朕未嘗絕佛法正恐不耕者衆耳　二十

六年詔復給僧牒市軍儲

孝宗乾道二年詔靈隱法昌禪師住淨慈　三年詔上竺若訥講師于四月八日選五十僧入内觀堂行金光明三昧祈福邦家時上于選德殿製觀音讚賜上竺刊于石　七年正月召惠遠禪師見選德殿與論佛道同異帝曰以佛修心以道持身以儒治世可也　詔僧寺道觀毋免稅役　八年正月駕幸靈隱　八月七日詔靈隱徑山天竺僧集内觀音堂齋宣靈隱惠遠入東閣賜坐咨論法要特賜遠號佛海禪師　九年詔賜内帑二萬緡付上竺建藏殿賜經一藏命皇太子書殿榜曰法輪寶藏　淳熙元年詔賜上竺白雲堂印靈隱直指堂

印　二年特旨福州東禪刊天台宗教部同大藏流通

十年帝註圓覺經遣中使賫賜徑山住持寶印刊行

光宗紹興時包恢知台州有妖僧尼山中號活佛男女爭

事之因爲奸利豪貴風靡恢誅其僧

理宗紹定時胡頴爲廣東經畧安撫使潮之寺僧畜大蛇

能爲禍動人頴檄僧舁蛇至今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怪

及期蠢然殺之

遼

太祖立國之初即建開教寺後六年討兩淮以所獲僧崇

文等五十人歸西樓建天雄寺居之以示天助雄武

神冊三年太祖初建元詔建佛寺　四年命皇后皇太子分

謁寺觀　天贊四年幸安國寺飯僧

太宗天顯十年幸弘福寺爲皇后飯僧見觀音畫像乃大

聖皇帝應天皇后及人皇王所施悲嘆不已　會同五

年以皇太后不豫幸菩薩堂飯僧五萬人

穆宗應曆二年以生日飯僧

景宗保寧六年以沙門昭敏爲三京諸道僧尼都總管加

兼侍中之職　八年漢遣使含天清節設無遮會飯僧

祝釐

聖宗統和二年以景宗忌辰詔諸道京鎭遣官行香飯僧

四年以殺敵多詔上京開龍寺建佛事一月飯僧萬人

九年詔禁私度僧尼　十二年以景宗石像成幸延壽

寺飯僧　十五年禁諸山寺毋濫度僧尼　開泰元年鐵驪那沙乞賜佛像詔賜護國仁王佛像一　四年詔汰東京僧　九年禁僧然身煉指　時耶律休哥孫馬哥入見上問鄉奉佛乎對曰臣每旦誦太祖太宗及先臣遺訓未暇奉佛帝悅

興宗重熙八年皇太后召僧論佛法　十一年以宣獻皇后忌辰上與皇太后素服飯僧　二十三年開泰寺鑄銀佛像遼主尤重浮屠法數變服入寺觀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

道宗淸寧十年七月禁僧尼私詣行在妄述禍福取財物　咸雍二年夏國遣使進回鶻僧金佛梵覺經　僧守志

加守司徒　四年頒行御製華嚴經贊　五年僧志福
加守司徒　六年加圓釋法鈞二僧並守司空　七年
置佛骨於招仙浮圖罷獵禁屠殺　八年以北邊捷多
殺人飯僧南京中京　三月有司奏泰寧江三州三千
餘人願爲僧尼受具足戒詔許之　七月以御書華嚴
經五頌出示群臣　十二月賜高麗佛經一藏　大康
元年三月命皇太子寫佛書　五年詔諸路毋禁僧尼
出壇　十一月召沙門守道開壇於內殿　九年詔僧
善知讎校高麗所進佛經頒行之　十年復建南京奉
福寺浮圖　大安元年詔僧尼無故不得入關　九年
興中府甘露降遣使祠佛飯僧　壽隆元年高麗進貝

多羅佛經　三年以安車召醫巫閭山僧志達　六年

召醫巫閭山僧志達設壇于內殿

遼史曰遼主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三千

金

太宗天會元年上京慶元寺獻佛骨却之　是時移瑞像

佛牙入內殿供養又詔釋氏有遺神游分者除劃之

五年迎栴檀瑞象到燕京建水陸會七晝夜安奉于閔

忠寺供養

熙宗皇統二年英悼太子生日詔惠濟大師于上京宮側

剏造大儲慶寺普度僧尼百萬大赦天下　三年詔海

慧清慧二禪師住儲慶寺迎瑞像于本寺積慶閣中供

奉　六年復賜清惠佛智護國大師號登國師座特賜
金襴大衣及所用珍異其欽敬古所未有帝后親奉接
見禮受　八年詔禁私度僧尼
海陵天德元年詔禁度僧道　正隆元年御宣華門觀迎佛
賜諸寺僧絹五百匹綵五十段銀五百兩　十二月禁
二月八日迎佛
世宗大定元年移都燕京刱建大慶壽寺成詔請玄冥禪
師顗公開山第一代敕皇子燕王降香賜錢二萬沃田
二十頃　二年除迎賽神佛禁令　六年十月一日詔
顗禪師于東京刱清安禪寺度僧五百作般若于叱會
八年詔秘書監移剌子敬等曰朕於佛法尤所未信

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甚矣　是時貞儀皇后出家爲尼建重慶寺度尼百人賜田二百頃　十四年諭宰臣曰聞愚民祈福多建佛寺雖已條禁尚多犯徒宜申約束毋令徒費財用　二十年正月勑建仰山棲隱禪寺命玄冥顗公開山賜田設會度僧萬人　二十四年二月大長公主降錢三百萬建昊天寺給田百頃每歲度僧尼十人　二十六年香山寺成金主幸其寺賜名大永安給田二千畝粟七十株錢二萬貫　九月次薊州歷幸仙洞香林淨名上方中盤天香感化諸寺　二十七年諭宰臣曰人皆以奉道崇佛設齋讀經爲福朕使百姓無冤

天下安樂不勝于彼乎爾等居輔相之任誠能匡益國家使百姓蒙利不惟身享其報亦施及子孫矣

章宗明昌元年制禁自披剃爲僧道者　四年詔請萬松長老于禁庭升座帝親迎禮聞法開悟感慨親奉錦綺大僧祇支詣座授施后妃貴戚羅拜共跪各施珍愛以奉供養建普度會施利異常累日祥雲連綿天際

六年勅僧道三試　是年尚書省奏言事者謂釋道之流不拜父母親屬敗壞風俗莫此爲甚禮官言唐開元二年勅云聞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親是爲子而忘其親傲親而徇於末自今以後並令拜父母其有喪服輕重及尊屬禮數一準常儀臣等以爲宜依典故

行之制曰可　承安元年六月勅自今長老太師大德不限年甲長老太師許度弟子三人大德二人戒僧年四十以上度一人其大定十五年附籍沙彌年六十以上並令受戒仍不許度弟子尼道士女冠亦如之　十一月二十三日大赦度僧一千　四年御宮華門觀迎佛　泰和二年以皇子晬日放僧道戒牒三千

元

憲宗時號西域僧那摩爲國師令總天下釋教又以僧海雲總釋教事

世宗中統元年五月廿十七日大赦並度僧尼　十二月以梵僧八合師巴爲帝師授以銀印命釋教　二年五

月遣王祐于西川等路探訪高僧　六月賜僧子聰懷孟邢州田各五十頃後以子聰同議樞密院事詔復姓劉氏名秉忠　八月賜慶壽寺海雲寺陸地五百頃　三年十一月初聖安寺作佛頂金輪會　十二月作佛事于昊天寺七晝夜賜銀萬五千兩　四年建太廟命僧薦佛事七晝夜歲以爲常　至元元年八月改元大赦天下設會度僧詔諭國師拔思發思八登座受秘密戒　八月拜僧劉秉忠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　二年二月詔諭總統所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爲中選以有德業者爲州郡僧錄判正副都綱等官仍于各路設三學講三禪會　時詔都城大作佛寺集教坊妓

樂及儀仗以迎愛薛奏曰高麗初附山東初定江南未下天下疲弊奈何爲此無益之費帝嘉納之　三年四月勑僧道祈福于中都寺觀詔以僧機爲總統居慶壽寺　四年正月禁僧官侵理民訟　七年詔請膽巴金剛上師住持仁王寺普度僧員　九年勑僧道也里克温有家室不持戒律者占籍爲民　十二月建大護國仁王寺于高良河勑更定僧服色　八年修佛事于瓊華島　九年正月勑燕王遣使持香幡祠五臺興國寺　七月集都城僧誦大藏經九會建大聖壽萬安寺　十一年帝師八思巴請告西還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憐真嗣　十二年命國師亦憐真作佛事于太廟又設

資戒會于京師　時僧選衣藏奉青赴上都賜號通寂大師勅賜紅綾大衣禿魯赤大王賜金襴袈裟　十四年詔以僧亢吉祥憐真加瓦爲江南釋教總攝除僧租稅禁擾寺宇者　十五年正月旦設會齋僧大赦王泉等五寺蒙恩得度三月　十六年五月五臺山作佛事散都修佛事十有五日又建聖壽萬安寺于京城　十二月八思巴卒詔賜贈有加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至治間特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初元八月又以繪像十一頒各行省俾塑祀之

元史曰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

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鬭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
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于帝師乃立宣政院
其爲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爲之出帝師所辟舉而總
其政于內外者帥臣以下亦必僧俗並用而軍民通攝
於是帝師之命與詔勅並行于西土百年之間朝廷所
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
受戒而爲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
席于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詔褒護必勅章佩監絡
珠爲字以賜蓋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則中書大臣
馳驛累百騎以往所過供億送迎比至京師則勅大府
假法駕半仗以爲前導詔省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並

服銀鼠貲孫用每歲二月八日迎佛威儀往迓且命禮
部尚書郎中專督迎接及其卒而歸葬舍利又命百官
出郭祭餞大德九年專遣平章鐵木兒乘傳護送賻金
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端鈔三千錠皇慶二年加至賻
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綵共一萬七千匹雖
其昆弟子姪之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泰定間以帝師
弟公哥亦思監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鎖南
藏尚主封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
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爲其徒者怙勢恣睢日新
月盛氣焰薰灼延于四方如楊璉真加輩爲害不可勝
言

十七年二月張易言高和尚有秘術能役鬼爲兵遥制敵人命和禮霍孫將兵與高和尚同赴北邊　三月立都功德使司掌奏帝師所統僧人秩從三品　十二月勅鏤板印造帝師八思巴新譯戒本五百部頒降諸路僧人　十八年遣使諸東海及濟源廟修佛事　十九年十月勅河西僧道也里克温有妻室者同民納稅　十一月罷都功德使脫列其修設佛事妄費官物皆徵還之　十二月帝師亦憐真卒以荅兒麻八剌乞列嗣仍掌玉印統領諸國釋教　造帝師八思巴舍利塔　二十年臺臣言伐木造寺凡四處役重詔罷南城及五臺山建寺宇　二十一年命亦黑迷失使海外僧迦剌

國觀佛鉢舍利賜以玉帶表服鞍轡後又使爲八兒國取佛鉢舍利渾海山風一年乃至二十二年集諸路僧四萬于西京普安寺作資戒會七晝夜　十二月命帝師亦憐失甲自羅二思八等遞作佛事于萬安興教慶壽等寺　二十三年正月以江南廢寺土田爲人占據者悉付總統楊璉真伽修寺　十二月命西僧遞作佛事于萬壽山玉塔殿萬安寺凡三十會　是歲帝師各兒麻八剌乞列卒亦憐只速真嗣　二十四年命西僧監藏宛卜卜思哥等作佛事坐靜于大殿寢殿萬壽山五臺山等寺凡三十三會　二十五年十一月改釋教總制院爲宣政院秩從一品印用三臺　十二月命亦

即廊等七百餘人作佛事静坐于玉塔殿寢殿萬壽山
護國仁王等寺凡五十四會　是歲萬安寺佛像成凡
費金五百四十兩水銀二百四十斤　杭州僧毀宋故
宮爲佛寺又欲取宋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爲浮圖基推
官屠致遠力拒止之　二十六年二月詔天下梵寺所
貯藏經集僧看誦仍給所費俾爲歲例旋幸大聖壽萬
安寺置旃檀佛像又命帝師及西僧作佛事静坐二十
會　二十七年二月立江南營田提舉司秩從五品掌
僧寺貲産　六月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三千二百四
十四兩　八月詔諸王獲僧逆寺擾民　命帝師西僧
遞作佛事静坐于萬壽山厚載門茶罕腦兒聖壽萬安

寺杭州南屏庵雞泉等所凡七十二會　二十八年令僧羅藏等遞作佛事靜坐于聖壽萬安涿州等寺凡五十會　是歲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　二十九年正月給還楊璉真伽土田人戶之隸僧坊者初璉真伽重賂桑哥擅發宋諸陵一百有一所戕人命四據盜詐掠諸贓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雜貨具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爲鈔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臺省諸臣乞正典刑以謝天下帝猶貸之死而給還其人口土

田　五月詔聽僧食鹽不輸課　是歲命國師諸僧咒師修佛事七十二會　三十年十月僧官總統以下有長者罷之　是歲作佛事祈福　帝嘗使康希憲受佛戒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帝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忠為子孝是也帝悅　三十一年帝師亦攝思連真卒乞剌思八斡節兒嗣　時國師來自西番欲與講法言語不相通乃命迦魯納答思從國師習其法及言與字朞年皆通以畏吾字譯西天西番經論既成進其書帝命鏤版賜諸王大臣

成宗元貞元年正月以國忌即大聖壽萬安寺飯僧七萬

二月製寶玉五方佛冠賜帝師　四月為太后建五

臺山佛寺以大都保定等十路應其所需　五月以晉

國大長公主建佛寺于應昌給鈔千錠金五十兩　九

月用帝師奏釋大辟三人杖以下四十七人　十二月

荊南僧普照等偽撰佛書有不道語伏誅　更賜帝師

雙龍盤紐白玉印文曰大元帝師統領諸國僧尼中興

釋教之印　大德元年五月給鈔千錠建臨洮佛寺

五臺山佛寺成皇太后親往祈祝監察御史李元禮上

疏以諫其畧曰五臺山刱建佛寺工役俱興供億煩重

民不聊生伏聞太后將臨幸五臺山有五不可盛夏禾

稼方茂民食所需騎從經過不無蹂踐一也親勞聖體

冒風日往復數千里山川之險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

及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百倍曩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爲教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爲喜雖無一物爲獻亦不爲怒今太后欲爲兆民祈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伏惟回輅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誠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致矣臺臣不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與中丞崔彧有隙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庇漢人李御史爲大言謗佛謂不宜建元主大怒勑完澤鞫之完澤曰往者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蓋先帝嘗許爲之非汝

所知也不忍不曰他御史不言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

遂罷萬僧復元禮職　時四川廉訪司僉事朶羅台上

疏曰內外修寺雖支官錢而一椽一瓦皆勞民力百姓

嗟怨感傷和氣宜且停罷仍減省供佛飯之費以舒國

用如此則上應天心下合民志不求福而福自至矣

六月詔僧犯姦盜重罪者聽有司鞫問　十一月禁僧

擅據礦炭山場　十二月平章孛羅歡等言富戶規避

差稅冒爲僧道且僧道作商賈有妻子與編氓無異請

汰爲民宋時爲僧道者必先輸錢縣官始給度牒今不

定制僥倖必多帝令擬議以聞　二年三月詔僧人犯

姦盜詐僞聽有司專決輕者與僧官約斷約不至者罪

之　五年二月賜昭應宮興教寺地各百頃興教仍賜鈔萬五十錠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頃鈔如興教之數萬安寺地六百頃鈔萬錠南禪寺地百二十頃鈔如萬安之數七月命御史臺檢點僧司案牘　六年二月以星變命僧設水陸大會七晝夜　命必蘭納識里從帝師受戒于廣寒殿代帝出家　七年四月左丞相答剌罕言僧人修佛事畢必釋重囚有殺人及妻妾殺夫者皆指名釋之生者苟免死者負冤於福何有帝嘉納之

五月詔僧人與民均當差役　六月禁僧人以修建佛寺爲名賚諸王令旨乘傳擾民者　八年正月以輦真監藏爲帝師　十一月命凡僧姦盜殺人者聽有司專

決　九年正月帝師輦眞監藏卒賻儀甚厚仍建塔寺

二月建大天壽萬寧寺中塑秘密佛形像醜恠皇后弘吉剌氏幸寺見之惡焉以帕幪其面而過尋勅毀之　三月以乞剌史八幹節兒姪相家班爲帝師　十年正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汰其民歸州縣僧歸各寺田悉輸租　五月詔西僧往返不許馳驛給以舟車時皇子有疾皇后酋瞻巴救護巴曰佛法如燈籠風至能護之如燭盡則難爲矣　十一年六月時武宗已即位勅內郡江南高麗四川雲南諸寺僧誦藏經爲三宮祈福

八月建佛閣於五臺寺特太子建佛寺請買民地益之給鈔萬七百錠有奇　十一月建佛寺於五臺山

十二月以民貧歲歉詔宣政院併省佛事

武宗至大元年二月以皇太子建佛寺立營繕司秩五品復立白雲宗攝所秩從二品設官三員　建佛寺于大都城南　五月以西番僧從爲上都途中擾民禁之　禁白蓮社毀其祠宇以其人還隷民籍　時從帝師請以釋教都總管朶兒只八兼領囊八地產錢物爲都總管府達魯花赤總其財賦　以西番僧教瓦班爲翰林承旨　改護國仁王寺昭應規運總管府爲會福院秩從二品　九月以軍五千人供造寺工役　十月皇太后造寺五臺山摘軍六千五百人供其役　特上都開元寺西僧强市民薪民訴諸留守李璧璧方詢問其由

僧已上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陛坐長捽諸地捶

仆交下拘之以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於朝遇赦

得免　二年二月皇太子幸五臺佛寺　復微僧道賦

稅　更僧俗相毆令皇太子言宣政院先奏言毆西僧

者截手詈者斷舌此法昔所未聞有乖國典僧俗相毆

已有明憲乞更其令從之　時僧龔柯等十八人與諸

王合兒八剌妃忽禿赤的斤爭道拉妃下車毆之且有

犯上等語事聞詔釋不問　三年正月營五臺寺役工

匠千四百人軍三千五百人　四月改大乘華普慶寺

總管府為崇祥監　六月立規運都總管府秩正三品

領大崇恩福元寺錢粮置提舉司資用庫大益倉隸之

十月封僧亦憐真乞烈思爲文國公賜金印　十一
月改大崇恩福元寺規運總管府爲隆禧院秩從二品
四年二月（時仁宗已即位）罷總攝所及各處僧錄僧正都綱
司凡僧人訴訟悉歸有司御史臺臣言白雲宗總攝所
統江南爲僧之有髮者不養父母避役損民乞追收璽
書銀印勒還民俗從之　禁宣政院違制度僧又罷僧
道崇里克溫吞失鑾頭陀白雲宗諸司　十月繪武宗
御容奉安大崇恩福元寺　賜大普慶寺金千兩銀五
千兩鈔萬錠西錦綵段紗羅布帛萬端田八萬畝邸舍
四百間　罷宣政院理問僧人詞訟
仁宗皇慶元年正月改崇祥監爲崇祥院秩正二品　六

月賜崇福寺河南官地百頃　十月雲南行省右丞算只兒威有罪國師搠思吉斡節兒奏請釋之帝斥之曰僧人宜誦佛書官事豈當與耶時李孟奏罷僧道官天下稱快　二年二月各寺修佛事日用羊九千四百四十勑遵舊制易以蔬食　功德司使亦憐真等以佛事奏釋重囚不允　六月詔諭僧俗辯訟有司及主僧同問續置土田如例輸稅　七月以作佛事釋囚徒二十九人　九月帝師都加班卒以相兒加思嗣　延祐元年三月以僧人作佛事釋繫囚　二年正月置大聖壽萬安寺都總管府秩正三品　以公哥羅古監藏班藏卜為帝師　十月授白雲宗主沈明仁榮祿大夫司空

三年八月置織佛像工匠提調所秩七品官二員

十一月大萬寧寺住持僧米普雲濟以所佩國公印移文有司紊亂官政勑禁止之　四年正月給帝師廩食鈔萬錠　六月禁總攝沈明仁所佩司空印毋移文有司　五年二月寫金字佛經書維摩經給金三千兩又書藏經給金九百兩銀一百五十兩　初宣徽使院歲供內廷佛事之費以斤數者麪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蜜共五萬餘斤蓋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祀佛事之目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餘是時僧徒冒利無厭歲費滋甚較之大德又不知幾倍矣　三月晉王內史哈得驢加榮祿大夫封宣國公給

金九百兩銀百五十兩書金字藏經　時晉王休麻剌崇尚浮圖命僧作佛事歲耗財無算　四月升印經提舉司為延福監秩正三品　九月以作佛事釋重囚三人輕囚五十三人　置大永福寺都總管府秩三品十月勑僧人除宋舊有及朝廷撥賜土田免租稅餘田與民一體科徵　建帝師八思巴殿于大興教寺給鈔萬錠　六年二月特授僧從吉祥榮祿大夫大司空加榮祿大夫大司徒僧文吉祥開府儀同三司　三月賜大興教寺僧齋食鈔二萬錠　六月賜大乾元寺鈔萬錠俾營子錢供繕修之費仍陞其提點所為總管府給銀印秩正三品　九月以作佛事釋大辟四七人流以

下因六人　十月中書省臣言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姦惡詔令嚴鞫之　七月正月江浙行省丞相黑驢言白雲僧沈明仁擅度僧四千八百餘人獲鈔四萬餘錠既已辭伏今遣其徒沈崇勝潛赴京師行賄求援請遠赴江浙併治其罪從之　二月時英宗已即位罷造永福寺　三月作佛事于寶慈殿　四月仁宗卒哭作佛事七日五月禁僧馳驛仍收元給璽書時監察御史請罷僧道濫爵御史劉恒亦請奪僧道官從之　六月京師疫修佛事于萬安山又修秘密佛事于延春閣修寧夏欽察僧佛事給鈔二百一十二萬貫　九月建壽安山寺給鈔千萬貫　十月作佛事于文德殿四十日　敕譯佛

書　幸大護國仁王寺帝師請以緊八兒監藏爲土番宣慰使都元帥從之　十一月作佛事于光天殿　建帝師八思巴殿其制視孔子廟有加　十二月鑄銅佛像置玉德殿　召西僧輦真哈剌思赴京師勑所過郡縣肅迎勑罷明年二月八日迎佛

英宗至治元年修佛事于文德殿又修佛事於大安閣者二大內者一　二月大永福寺成賜金五百兩銀二千五百兩鈔五十萬貫幣帛萬匹　時監察御史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謙亨諫造壽安山佛寺殺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杖珪謙亨竄于奴兒干地　以僧釋洪爲釋源宗主授榮祿大夫司徒　三月遣使賜

西番撒思加地僧金二百五十兩銀二千二百兩袈裟二萬幣帛旛茶各有差又遣呪師朶兒只往牙濟班卜二國取佛經　製御服珠袈裟　寶集寺金書西番波若經成置大內香殿　六月作金浮屠于上都藏佛舍利　十二月辛西僧灌頂寺命帝師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詣西番受具足戒賜金一千三百五千兩銀四千五十兩幣帛萬匹鈔五十萬貫　置中瑞司治銅五十萬斤作壽安山寺佛像　二年正月以西僧羅藏爲司徒　三月申勑江浙僧寺田除宋故有永業及世祖所賜者餘悉稅之　閏五月禁白蓮佛事　十一月括江南僧有妻者爲民　十二月西僧灌頂疾請釋囚

帝曰釋囚祈福豈爲師惜朕思惡人屢赦反害善良何福之有　三年二月作上都華嚴寺八思巴帝師寺役軍六百二千人　四月勑天下諸司命僧誦經十萬部勑都功德使闊兒魯至京師釋囚大辟三十一人杖五十七以上者六十九人放籠禽十萬令有司償其直勑京師萬安慶壽聖安普慶四寺楊子江金山寺五臺萬聖佑國寺作水陸佛事七晝夜　時勑寫金字藏經詔學士吳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喻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廻之說不過謂爲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與日月齊光爲惡者死則下淪汚穢其極下與沙蟲同類其徒

遂爲薦扳之論以感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扳撰文爲詞不可以昭示後世曾南坡之變乃止

十二月（時泰定帝已即位）命嶺北守邊諸王徹徹禿月修佛事以却寇兵 命僧作佛事于大內以厭雷 是年帝師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卒旺出兒監藏嗣

泰定帝元年正月命僧誦西番經于光天殿 二月修西番佛事於壽安山寺僧四十人三年乃罷又命僧一百八人及倡優百戲導帝師遊京城作佛事 三月監察御史宋本李嘉賓傅起巖言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之職濫假僧人及會福殊祥二院並辱名爵請罷之不報

五月作禮拜寺于上都及大同路給鈔四萬錠帝受佛

從中書省奏乃行　又言世祖之制凡有田者悉役之民典賣田隨收入戶鐵木迭兒爲相納江南諸寺賄賂奏令僧人買民田者毋役之以里正主首之屬逮今流毒細民臣等議惟累朝所賜僧寺田及亡宋舊業如舊制勿徵其典買民田及民間所賜產業宜悉役之僧道宜清淨絕俗誦經祝壽比年畜妻子無異常人如蔡道泰班講主之徒援𢽍于刑何可勝數俾奉祠典豈不褻天實神臣等議僧道畜妻子者宜循舊制罷爲民帝不從　二年正月中書省臣言江南民貧僧富請仍舊制稅其新置田土與民均役從之　三月命西僧作燒壇佛事于延華閣　息州民趙丑斯郭菩薩妖言彌勒佛

當有天下遣官鞠治之　七月修大乾元寺以國用不足罷能書金字藏經　將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凉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路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敢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為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憲臺得以糾察不報　九月皇后亦憐真八剌受佛戒于帝師十月帝亦受佛戒於帝師是年帝師旺出兒監藏卒公哥列思八冲納思監藏班藏卜嗣賜玉印降

戒于帝師　七月以畏吾兒字譯西番經　十一月造金寶蓋飾以七寶貯佛舍利　是年作佛事六次　時平章事張珪言國家經賦皆出于民量入爲出有司之事比者建西山寺損軍害民費以億萬計刺繡經幡馳驛江浙逼迫郡縣雜役男女動經年歲窮奢致怨近詔雖已罷之又聞姦人乘間奏請復欲興修流言喧播群情驚駭臣等議宜守前詔其刱造刺繡事非歲用之常者悉罷之　又言自古聖君惟誠于治政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初未嘗徼福于僧道以厲民病國也且以至元三十年言之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指爲例

已倍四之上矣僧徒又復營幹近侍買作佛寺指以筭
計欺昧奏請增修布施莽齋自稱特奉傳奉所司不敢
較問供給恐後況佛以清淨爲本不奔不欲而僧徒貪
慕貨利自違其教一事所需金銀鈔幣不可數計歲用
鈔數千萬錠數倍于至元間矣凡所供物悉爲己有布
施等鈔復出其外生民脂膏縱其所欲取以自利畜養
妻子彼既行不修潔適足褻慢天神何以要福比年佛
事愈煩累朝享年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
臣等議宜罷功德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
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減罷
近侍之屬並不得巧計擅奏妄增名目若有特奉傳奉

璽書諭天下　三年正月詔建殊祥寺于五臺山　二月修佛事厭雷于崇天門勅以金書西番字藏經置殊祥寺賜田三百頃　三月命功德使司簡修佛事一百三十七又遣僧修佛事于臨洮鳳翔星吉兒宗山等處　四月修鎮雷佛事三十一所　以帝師兄鎖南藏卜領西番三道宣慰事尚公主封白蘭王　七月皇后受牙蠻答哥戒于水晶殿　帝幸大乾元寺勅鑄五方銅佛像　九月命帝師還京修酒淨佛事于大明興聖隆福三宮　十月帝師以疾還撒思加之地賜金銀鈔幣萬計勅中書省遣官從行備供億　賜大天源延聖寺鈔二萬錠吉安臨江二路田千頃　時中書省言養給

軍民必籍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弘教等寺賜永業當時已號虛費而成宗復搆天壽萬寧寺較之世祖用增數倍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業普慶租權所入益又甚焉英宗鑿山開寺損兵傷農而卒無益夫土地祖宗所有子孫當共惜之臣恐茲後藉爲口實妄興工役徼福利以逞私欲惟陛下察之帝嘉納焉　十一月以皇子小薛夜啼命帝師修佛事釋重囚三人　四年二月皇子允丹藏卜受佛戒于智泉寺　帝師參馬亦思吉思卜長出亦思宅卜卒命塔失鐵木兒紐澤監修佛事　三月命西僧作止風佛事　五月作佛事于賀蘭山及諸行宮　十月命帝師作佛事于大天源延聖寺

政和元年正月命帝師修佛事于禁中　二月帝御興聖殿受無量壽佛戒于帝師　命僧千人修佛事于鎮國寺又詔帝師命僧修佛事于鹽官州仍造浮圖二百一十六實以七寶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鎮海災

文宗天曆元年大明殿延春閣興聖宮隆福宮萬歲山五臺山興和新內寶慈殿徽猷閣並命僧作佛事　二年正月中書省臣言佛事歲費以今較舊增多金千一百五十兩銀六千二百兩鈔五萬六千二百錠幣帛三萬四千餘匹請悉揀汰從之　五月（是時文宗推明宗爲皇帝明宗立文宗爲皇太子）皇太子以儲慶司所貯金五十錠銀百錠建大承天

護聖寺皇后助銀五萬兩置隆祥總管府秩正三品總建大承天護聖寺工役　十一月受佛戒于帝師　宣政院使搠思吉沙汰僧道其所有田宜同民間輸租西番僧總統封國公冲卜辛以其弟監藏班藏卜襲職仍以璽書印章與之　以平江官田百五十頃賜大龍翔集慶寺及大崇禧萬壽寺集慶寺在八月建于建康命廣智僧爲開山住持　十二月以西僧輦真吃剌爲帝師上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不爲禮惟國子祭酒孛术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　詔諸僧寺田自金宋所有及累朝賜予者悉除其租其有當輸租者仍免其役僧還俗者

聽復爲僧　遣使驛致故帝師舍利還其國給以金五百兩銀二千五百兩鈔千五百錠幣五千匹　是年作佛事者六次又　以明年正月武宗忌辰命高麗漢僧三百四十人預誦佛經二藏于大崇恩福元寺　至順元年正月命浙江行省印佛經七十二藏又遣使賫金千五百兩銀五百兩書佛經　制僧輸巳粟入官者加以師號　二月帝及皇后燕王阿剌忒納答剌並受佛戒又命明宗皇子受佛戒　詔樞密院以屯田子粒錢萬錠助建佛寺又命市故瀛國公田爲大龍翔集慶寺永業御史臺臣言不必予其直帝曰吾建寺爲子孫黎民計若取人田而不予直非朕志也　四月命西僧作

佛事于仁智殿自是月至十月終乃罷　五月遣使詣五臺山作佛事　七月命西僧爲皇子燕王作佛事時中書省臣言內外佛事三百六十七所所用金銀鈔幣不貲今國用不充宜命裁省帝命省及宣政院臣裁減歲作佛事百六十五所定爲百四所令有司永爲歲例　八月以世祖生辰命帝師率僧百七十人作佛事七日　九月命西僧作佛事于大明殿　十一月命帝師率西僧作佛事內外凡八所至歲終罷　十二月詔龍翔集慶寺工作佛事江南行臺悉給之　命西僧于興聖光天宮十六所作佛事　是年以田賜隆禧總管府及大承天護聖寺共一千四百頃　二年正月住持

大承天護聖寺僧寶峰加司徒又以晋邸部民劉元良等二萬四千餘戶隸壽安山大昭孝寺為永業　二月立廣教總管府凡十六所以掌僧尼之政曰京畿山後道曰河東山右道曰遼東山北道曰河南京北道曰兩淮江北道曰湖北湖南道曰浙西江東道曰浙東福建道曰江西廣東道曰廣西兩海道曰燕南諸路曰山東諸路曰陝西諸路曰甘肅諸路曰四川諸路曰雲南諸路秩正三品府設達魯花赤總管同知府事判官各一員宣政院選流內官擬注總管以僧為之　是月中書省臣頗以己所易鈔本十萬錠銀六萬錠助建承天護聖寺之需從之　命西僧為皇子古納答剌作佛事一

周歲　以西僧旭爾迭八荅剌班的為三藏國師賜金印　三月以將幸東都命西僧作佛事于乘輿次舍之所又命西僧于五臺及霧靈山作佛事各一月為太子古納合剌祈福　大禧宗禋院臣言累朝所建大萬安等十二寺舊額僧三千一百五十人歲例給糧今其徒猥多請汰去九百四十三人制可　詔以泥金書佛經一藏　五月宣政院臣言舊制列聖神御殿及諸寺所作佛事每歲計二百十六今汰其十六為定式制可命西僧于大都萬歲閣忠閣作佛事起八月八日至車駕還大都日止　八月御史臺臣言大聖壽萬安寺壇主司徒嚴吉祥盜公物畜妻孥宜免其司徒主壇之職

從之　命西僧作佛事于興聖宮十有五日乃罷　隆祥司使晃忽兒不花言海南所建大興龍普明寺工費浩穰黎民不勝其擾以故爲亂詔湖廣行省臣玥璐不花及宣慰宣撫二司領其役仍命廉訪使涖之是歲召僧大訢赴闕特賜三品文階　詔集沙門一千七百人閱毘盧大藏經　三年三月置興瑞司掌中宮歲作佛事秩正三品　復以司徒印給萬安寺僧嚴吉祥　命僧千秩幡竿修佛事施金百兩銀千兩幣帛各五百匹

寧宗時皇弟燕帖古思受戒于西僧加兒麻哇

順帝元統元年三月中書省臣言興和路起建佛事一路所費爲鈔萬三千五百三十餘錠請依上都大都例給

緒僧錢節其冗費從之　時朶爾直班以天變旱蝗上疏陳九事內第三言禁中常作佛事權宜停止後西僧爲佛事內廷醉酒失火延燒宫殿震驚九重直班劾其不守戒律宜正其罪傳旨宥免者八乃已　二年省臣言佛事布施費多以世祖時較之歲增金三十八錠銀二百三錠幣帛六萬一千六百餘匹鈔二萬九千五十餘錠請除累朝期年忌日之外餘皆罷省從之葉私刱寺觀庵院僧道入錢五十貫給度牒方聽出家時齊寧授經即樊執敬見帝師不拜或問之曰吾知尊孔氏而已　聘思爲浙西廉訪僉事以浙右諸僧寺私蔽滑民有所謂道人行童者類皆竄倫隱役使民力日耗契勘

嘉興一路爲數已二千七百請勒歸本族俾供王賦從之　至元元年近臣以僧大同道行聞帝嘉之特賜金襴袈裟衣　十二月凡有妻室之僧令還俗爲民既而復聽爲僧　二年十一月道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玥璐不花于西番爲僧　十二月以燕鉄木兒居第賜灌頂國師曩哥星吉號大覺海寺塑千佛于其內　時納麟爲行宣政院使上天竺者舊僧彌戒徑山者舊僧惠洲恣縱犯法納麟皆坐以重罪請行宣政院設崇教所以治僧獄訟從之　五年正月禁濫予僧人名爵　至正三年四月惠州歸善縣民聶秀卿譚景山等拜戴甲爲定光佛作亂命江西行省左丞沙的捕之　十二月徵

西域僧加剌麻至京師號灌頂國師賜銀印　是歲詔寫金字藏經　三年丞相脫脫以私財建大壽元忠國寺於建德門爲皇太子祝釐爲鈔十二萬二千錠　四年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爲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不許　六年十二月詔復立大護國仁王寺昭應宮規運總管府凡貸民間錢二十六萬餘錠　七年十二月興聖宮作佛事賜鈔二千錠　十二月撥山東地土十六萬三千餘頃屬大承天護聖寺　右丞相太平請勒僧道有妻子者爲民以减蠹耗　八年有旨趣朱寧禪師入覲說法于龍光殿上悅賜以金襴法衣兼以玉環加號曰佛心了悟

大禪師帝師亦有絳袍氂帽之賜未幾奉旨函香至五臺山明年南還道過維揚鎮南王孛羅普化率妃嬪等延師入宮稟受大戒楊以白金盂及僧伽黎衣遣司馬護還龍池　十年時欒城人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廣平永平縣至山童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劉福通等復鼓妖言遂反以紅巾爲號　蕭縣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惑衆而反　十二年三月詔修大承天護國寺賜鈔二萬錠　十三年十二月哈麻及禿魯帖木兒等陰進西天僧于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又進西番僧善秘密法帝皆習之　詔以西天僧爲司徒西番僧爲

大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作天魔舞甚至男女裸處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醜聲聞外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　十四年正月帝謂脫脫曰朕嘗作朶思哥兒好事迎白傘蓋遊皇城實爲天下生靈之故今命哈麻選僧一百八人仍作朶思哥兒好事凡所用物官自給之毋擾于民　二月建清河大壽元忠國寺以江浙廢寺田歸之　十一月皇太子修佛事釋京城死罪以下囚　時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以問拜住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以治天下捨仁義則綱常亂矣　二十二年皇太子嘗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西番高麗諸僧皇太子曰

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省今聽佛法一夜即曉於是崇尚佛學　二十八年六月雷雨中有火自天墜焚大聖壽萬安寺是歲元亡

按元作梵唄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其醮祠之費日益增廣又每歲必因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為福利雖大臣如阿里闊帥如別沙兒等莫不假是以逭其誅宣政院參議李良弼受賊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作奸之徒夤緣幸免者甚多至取空名告身以為布施而予其人可謂濫之極矣此元之所以斃也

浮圖名義

菩提覺也　薩埵有情也

涅槃無為乃不死不生之所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上正等正覺也

波羅蜜多到彼岸也　毗盧遮那種種光明遍照也

維摩詰淨名也長老之名　戒定慧防非定惡曰戒心不隨緣曰定心照無礙曰慧

五禪一凡夫二外道三大乘四小乘五上乘　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脫知見

六通天眼天耳地心宿命神境漏盡　五蘊色受想行識也

五陰即五蘊　四大地水火風

六塵聲色臭味觸法　六入眼耳鼻舌身意又名六根

十二處即六塵六入　十八界六根六塵合為六識總為十八界

八風利衰毀譽稱譏苦樂　四諦苦集滅道

十二類卵生濕生胎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若非有色若非無色若非有想若非無想

五濁 劫濁見濁煩惱 眾生濁命濁

三[illegible] [illegible]一也一云正 [illegible]又等持也

三有 欲有色有 無色有

七支 身業三 口業四

七[illegible][illegible] 一信二精進三戒四漸愧五聞 捨六思等七定慧又名七財

三法門 [illegible]經中多云何中 [illegible]中多云

般若 [illegible]慧也大般若者智海之慈航昏衢之巨燭 [illegible]下[illegible]道[illegible][illegible]之地上接蟬歌莊嚴之境

三摩提 一切攝 定禪心

阿蘭若 空靜 處

祇樹園 說法 之處

寶坊 寺名

五蓋 貪欲瞋恚睡 眠調戲疑悔

十身 自身眾生身國土身業報 聲聞圓覺菩薩知法虛空

三藏 經律論三 藏總名

三衣 僧伽黎鬱多 羅僧安陀會

三身 法報 化也

四智 大圓鏡智平等性智 妙觀察智成所作智

叢林 僧家 處

柰苑 柰中有女為王 妃以地捨佛

優婆塞精右上　優婆夷尼也

苾芻本香草僧以為美名　沙彌落髮後稱

比丘乞上上乞法下乞乞食也　上人內有德智外有勝行乂能成過

闍黎軌範也　鹿苑轉法輪處

鷄園在摩竭陀國佛所居處　梵剎僧等也

象龍比丘負荷大大法者　伽藍衆園也佛弟子居之取生植道業義

招提十方住持也　浮圖聚相塔也

盂蘭盆救倒懸為盂蘭　如來本覺為如今覺為來

舍利鳥名佛母眼似之故稱所日舍利弗子為舍利弗　阿毗曇經律論也

修多羅經也　檀那即檀越施主也

[illegible]婆多賢人也　伽陀諷誦也

毗尼律也　優曇花三千年一現瑞物也

娑婆世界也　荼毗梵也又名闍維又名闍鼻多

阿無歸逅也　摩訶薩大有情能救人也

泥黎耶無喜樂地獄也　泥黎伽無去處地獄也

窣堵波塔也　波羅提木叉別解脫

浮屠佛佗部多毋馱沒佗五者皆智之覺人稱佛也　式叉摩那長髮尼也

羅摩院也　波演那尚闍稱公院也

底栗車畜生也　阿羅漢總言殺煩惱賊遠離諸惡堪供奉更不受三生界也

釋迦能仁也　牟尼寂默也

彌勒慈氏也　婆羅門梵志也

辟支獨覺也　禪那靜慮也

羯磨 作法辦事也

薝蔔花 黃色花也

阿僧祇 無數也

三緣 一自己輪迴生死二招降三寶三爲六道四生皆令解脫

四恩 父母師長國王施主

六和 一戒和同修二見和同解三身和同住四利和同均五和和無諍六意和同悅

五運 生老病死苦

四果 須來果一來果不來果無生果

五力 即五根

五覺 衆生覺聲聞覺三乘覺菩薩覺佛覺

三乘 初根人爲小乘行四諦法中根人爲中乘受十二因緣上根人爲大乘則修六度是也

曼陀羅花 雜色花也

優鉢羅花 黃白花也

三歸 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三生 前生後生見在生

五根 信也精進也念也定也慧也

四緣 因緣次第緣所緣緣增上緣

五戒 不淫不假不殺不妄不飲

十戒 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不食肉不貪嗔不雜見不毀謗不欺詐

奉佛東國

宋元嘉五年師子國王奉表謂本國奉事三寶道濟天下欣人爲善慶若在己欲與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難化故託四道人遣二白衣送牙臺像以爲信誓又天竺迦毗黎國王遣使奉表謂帝修淨戒軌道不及無上法船濟諸沉溺群寮百姓受樂無怨諸天擁護萬神侍衛天魔降伏莫不歸化臣國中人民率皆修善諸國來集共遵道法諸寺舍中皆七寶形像衆妙供具如見王去臣自修檢不犯道禁今以此國群臣吏民山川珍寶一切歸屬五體歸誠　七年西南夷訶羅陁國遣使奉表云伏承聖主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世界今故遣使表此

徵心又阿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穩三達六通爲世間道是名如來是故至誠五體敬禮　十二年媻達國王遣使奉表謂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敬禮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教化已周入於涅槃舍利流布起無量塔衆寶莊嚴如須彌山經法流布如日照無量衆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民人衆多宮殿城郭如忉利天宮是以遣使奉宣微誠稽首敬禮

史臣曰凡此諸國皆事佛道自後漢明帝時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自帝王至於民庶莫不歸心經誥充積訓義深遠別爲一家之學焉

又罽賓國其俗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嘗有比丘五人游
行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
梁武時干陁利國來貢先是其國王跋陁羅夢一僧謂曰
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禮
敬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
初未之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
乃於夢中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陁羅本工畫
乃寫夢中所見武帝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
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模寫帝形以還其國比本畫
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敬禮
吐蕃喜浮圖法習呪咀國之政事必以桑門參決

天竺一尚浮圖不殺生飲酒國中處處指曰佛故迹也又傳
禁呪能致龍起雲雨
日本龜茲康居三國亦俱尚浮屠法
環王本林邑國善浮圖道冶金銀像大或十圍
驃古朱波也國喜佛法有百寺琉璃爲甓錯以金銀丹彩
紫鑛塗地覆以錦罽民七歲祝髮爲寺童至二十有不達
其法復爲民
于闐國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
親自洒掃饋食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
盧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處雙
跡猶存于闐西五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

所

馬耆國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其國咸

依釋教齋戒行道

未居國咸事佛語與于闐同

賒彌國不信佛法專事諸神

皇明

太祖洪武四年翰林學士宋濂撰蔣山寺廣薦佛會記畧

曰洪武四年冬十有二月　詔徵江南高僧十人欽天

監擇日於蔣山太平興國禪寺建廣薦法會　上宿齋室

却葷肉弗御香一月復　勑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丞

相胡惟庸移書城社之神具宣　上意俾達諸冥冥以

畢集明年春正月辛酉昧爽　上服皮弁臨奉天殿群
臣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忠啟　御撰章奏識以
皇帝之寶　上再拜興香於爐復再拜躬授禮
部尚書陶凱凱舉從黃道出　午門寘　龍輿中備法
仗校吹導至蔣山天界總持萬金及蔣山主僧行深率
僧伽千人持香華出迎取疏入大雄殿用梵法從事曰
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癸亥日時
加申諸浮屠行祠事已　上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子
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華墜地所變　上服皮弁搢
圭上殿禮佛北嚮立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和聲郎舉
麾奏悅佛之樂曰善世曲　上再拜再奏昭信曲

上跪進薰爐真嚮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相以悅佛之舞舞人十其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花氷桃暨名花衣食之物隨聲低昂應以節 上行初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冊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殊異者不用冊光祿寺卿徐與禮進饌樂四奏曰法喜曲五奏曰禪悅曲舞同三獻已 上退大次羣臣退諸僧旋遶佛座演誦梵咒三周以寓攀注之意初鑿山石地成六十坎漫以堊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實之湯蒸氣成雲諸僧速幽爽入浴被象衣使其更以彩幢法樂引至三解脫門每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 上升壇東鄉坐侍儀使涓傳西鄉跪受 詔而出集幽爽而戒

飭之　詔已引入殿致三佛之禮聽法於徑山禪師宗
泐受毗尼戒於天竺法師慧日後引而出　命觀童師
飯摩伽陀斛法食九四十九飯已夜將半　上復上殿
羣臣從如初樂六奏偏應曲執事者徹豆　上再拜羣
臣從拜七奏妙濟曲　上拜送者再羣臣復從拜八奏
善成曲　上至望燎位燎已還大次解嚴羣臣趨出濼
復駐十四日甲午大風霾雨雪交作至午忽開霽　上
悅　勅近臣於秦淮河燃水燈萬枝十五日夜半竣事
還　宮隨有佛光五道從東北貫月燭天良久乃已
成祖永樂三年封西僧尚師哈立麻爲萬行具足十方最
勝圓覺妙智慧　應祐國演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

自在佛領天下釋教事賜王印誥命十年封其徒尚師吳濕思巴為萬行圓融妙沙最勝真如慧智弘慈廣濟護國宣教正覺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剛普應大光明佛領如前　成化中封西僧尚師劄巴堅參為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領天下釋教事按尚師即帝師史詳之也元時賜帝師有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其冊尤異然不云佛而云佛子又其他銜名亦少簡

六年戊子令軍民子弟僮奴自削髮為僧者併其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做工畢日就北京為民種田及廬龍

牧馬寺主僧寫經家留者亦發北京爲民種田　十年壬
午　命禮部將洪武中欽頒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時
僧道多不守戒律故也　十六年戊戌定天下僧道府
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　十九年
辛丑烏思藏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　駕親勞之夏元吉
諫曰彼若從化而來宜示以君臣之禮且上如是則下必
有甚焉禮義從此大壞　成祖曰將欲效韓愈耶　駕
竟出勞他日法王入見便殿　上命元吉拜對曰王臣
雖微加于諸侯之上況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　天
子大臣死不敢奉　詔　成祖笑曰卿過侍郎揚勉之
爭獅猊遠矣　時方崇佛名卿皆俯從而尚書亦有若

公名號

按夫周文襄公性怪若佛及巡撫其中尚行梵剎所至

鐘其文按入佛殿則膜拜致敬人或詢之公曰卽如汝

年齒論彼長吾皆二三千年豈得不一二拜也行之日若

十八年十二月封普庵師　制曰朕惟　佛道以慈悲

為體方便為用超卓萬有拯拔羣倫廣利濟以無邊妙

神通而莫測不有不承於法統能振於宗風惟普

庵禪師為行圓融六通具足端嚴自在變化無方權實

悟於本來普利益於庶類如溥甘霖於六合普澤均沾

尚現滿月於千江光輝旁燭眷此弘彰於靈化式宜存

錫於名稱今特加封普庵至善弘仁圓通智慧寂感妙

應慈濟真覺昭明惠慶護國宣教大德菩薩傳於域教闡
宗乘傳千燈之派系功施樂業福四海之生嘉禎我皇
明永臻至治　二十一年四月　御製新修至善弘仁
圓通妙智大覺感妙應慈濟真覺昭明惠慶護國宣教大
德菩薩寶號錄序朕惟如來以廣大智慧於諸人天皆作
方便為苦海之舟將長途之階梯所以種功德之盛大
衛名號之至尊正覺妙道流傳印土遍天地歷浩劫永
永其無窮焉近代以來有能具真如之體與大慈之心
以道演法濟物度人使諸有情均沾利益功德所著不
惟見於當時而且傳諸來世若普應至善弘仁圓通智
慧寂感妙應慈濟真覺昭明惠慶護國宣教大德菩薩

是已性甚薩慧性圓通根器宏厚紹臨濟之派緒領牧
原之宗支收機玄辯妙契華嚴具足六通游戲三昧靈
應莫測變化無方其在世也心存利濟開化人天凡有
請求若隨所願欲為者咸乎以故四眾傾仰如佛在世
逝于示化之後行業彌著靈響益著功德廣大難盡名
言於是紬釋其傳法之派系歷世之歲年悟道之機
緣契機成帙題曰普錄朕嘗取而觀之究其慈心慧力
接引群迷俾得超拯危救急化人為善而積其善因戒人
為惡而脫其惡趣所以振揚宗風上裨益於王化下利
澤於生民功德之盛不可思議焉然非有以表彰之曷
以稱朕欽崇尊獎之心哉是用進加鴻號并為序諸編

蝌蚪梓以傳非惟佛菩薩之靈既異蹟昭昭然在人耳目而凡修習之士競提綱者莫不嚴守毗尼精修淨業皆得登無上菩提之果而同圍於佛日照臨之下以共享太平熙皞之福於無窮豈不韙哉

宣宗宣德元年丙午令考試僧　命禮部會同翰林院禮下科給牒中者試　八年癸丑冬令天下僧但有削髮之人俱送京師治罪如律　九年甲寅冬十二月有僧請修建寺延聖壽斥之　上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所謂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俱崇尚之無一驗者世人迷而不悟殊可歎之

英宗正統十年乙丑春二月　賜大藏經于甘露寺寺在

鎮江府地　勅云朕體天地保民之心恭成　皇曾祖

考之志刊印大藏經典頒　賜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

藏安置直隷鎮江府甘露禪寺永充供養所在僧官僧

徒看誦讚揚上為國家祝釐下為生民祈福須務敬奉

守護不許縱容閑雜之人私借觀玩輕慢褻瀆致有損

壞遺失敢有違者必罪究之故　諭

景皇帝景泰三年壬申令各處寺觀田土每寺觀量存六

十畝為業其餘撥與小民佃種納糧

英宗天順二年春正月　勅僧每十年一度違者發邊衛

充軍先是景泰間太監興安崇信釋教而于上三年一

度僧至數萬人至是又如期蟻集京師 英宗詔問大學士李賢曰僧徒可如此泛濫賢對曰 陛下明見最是宜禁止之遂 命禮部出榜曉諭仍行令今後十年一度僧擅自披剃年二十以上者還俗逆者發邊遠充軍度者俱照定額考送

世宗嘉靖元年二月以能仁寺妖僧徐端等于正德中謀領璽書金印賞齎無筭 世宗從工部侍郎趙璜言籍錄財貨及玄明宮佛像毀之得金一千三百兩有奇給商以償宿負 十四年大興隆寺災部議以為上天心絕異端毀天下佛像改僧錄司及各僧所分于興善寺散遣僧徒于各叢林不毀 是年 世宗以故事賜食

不務焚此佛氏語滑習上不推今十五日宜薦麥因爲餅賜群臣食歲以爲常　十五年　上欲除禁中佛殿建慈慶慈寧二宮并大善殿其中金銀佛像千百計皆毀之懸度佛骨佛牙屏去殆盡　末年誅妖僧武如香李明杲及犯人張柱初如香等夙有妖術能以藥迷人又行殺人張柱順天人也平日喜交方士談異術至是遇如香等與語大見信遂招至家款之越數日二僧以藥迷狂致柱自手刃其父母至一家十七人皆死其殺之也皆妖精屍死俱無血廢二僧因污柱妻并其嫂已而鄰人告其事時都御史温景葵御史黃堯封等急遣人捕獲之議以犯非常律變出罕聞遂械如香等詣京以聞

朝廷將如香等梟首示衆張桂擬以殺父母之律奏
遲處死且憫其偏由妖作姑監候待決
黃文莊云宣德正統間名卿若楊東里許先生雅不喜
道釋楊文定公溥則嘗以母疾有集慶寺之禱于節菴
薛延擁河南山西毋早賑荷當壇昇詞亦見各不同如
此李賢天順日錄曰予在學讀聖賢書知佛老爲異端
同類有掛其像者即斥其非以爲名公鉅儒決不如此
後居驗封造家宰宅見正寢東嚴整一室疑必家廟問
之則曰佛堂也不覺駭嘆又以爲文章名世者必不爾
既而見石首先生庭中高掛一幅視之乃觀音像也不
覺失笑嗚呼人其人火其書果誰望耶清江敖英曰予

為木山卧雲菴當分寺遍江北與六合西郊衍今見蘭

桐上有蓮花經取閱之字盡絹帛不類墨痕若赤尾曰

此仁法秀刺血書嚴經何靈哉法秀乃云貝編而刺血

書之歟亦甚矣近讀半山文集載王安國因母病刺血

寫佛經嗟嗟若且然於法秀乎何尤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十七終